

岁月留痕

“你小时候挨过打没?”同学小聚时,这个话题让我们几个50多岁的人,神游回到了年少时候。

“咋没挨过?咱矿区的孩子小时候谁没挨过打?”每次躲过我妈的铁砂掌也躲不过我爸的金钢钻,哈哈……”本以为沉痛的话题,却莫名地带动了气氛。

在矿区长大的孩子好像特别皮实。人们从五湖四海会聚到远离都市之地的矿山,五花八门的方言、俚语,加上各种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,让这里生机勃勃。父亲在矿井工作强度大,还经常倒班又“闹点”,母亲大都作为“五七工”在矿上的石灰厂、砖瓦厂做一些边角料的工作,没办法经常陪伴孩子。在繁忙又火热的百里矿区,“矿二代”孩子们如野鹤般独立又欢脱。

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,矿区不光有工业标志性的采矿、钻井、洗选煤这些外部建筑设施,自备有供水、供电全套流程,有被称为“香港楼”的单身宿舍群,还有“矿店”商场、职工食堂、职工医院、俱乐部、灯光球场,还有全日制职工子弟学校……一应俱全。

矿区子弟如果考不上大学,可以退而去上矿务局的技工学校,毕业了照样能分配到矿区工

在矿区长大

□张莉

作。那时候,矿区的孩子学习压力小,不用出矿区,一切工作生活都能搞定。

这里犹如一个小社会。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傻傻的,很天真,觉得世界很小,每天无忧无虑。当然,要是父母、老师不那么严厉,不动用“武力”,就更完美了。

也可能那个年代对孩子的教育都这样,也可能由于矿区的父辈们精力有限,管教起孩子,方法简单而直接。有时候火气上来了,女孩子也一样要挨打。连孩子上学,家长都拜托老师严加管教——“不行就打”。

孩子们也挺适应,挨上几巴掌、被踢上两脚都不在乎,只要关键时刻不当着关键的人就不觉得丢面子。甚至有时候闹个小祸让父母公开揍几下,大事可化小,如果揍得狠了,对方还要来劝阻,“算了算了,长长记性就行了,别打坏了。”这些情况导致了挨打的效力不会管很长时间,大人气消了,事情也就翻篇了。之后,孩子们依然我行我素,反正都知道父母、老师怎么打都不会“下死手”。

小时候挨打这种事,应该不是我们矿区独有的。电视上看过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的访谈,主持人一听他父母是平顶山的煤矿出身,就

问他小时候挨过打没有?他连一秒都没犹豫说:“打,经常打,身边的小伙伴们谁也不笑话谁。”瞧这语气,没错,他肯定是矿上长大的。

作家王朔说他在煤矿生活过,但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。他多次讲过大院里的情况,和矿上也差不多,教育孩子最流行的方式也是打。“那时候哪家不打孩子啊!都打。”就连劝架都跟矿上一模一样,不说“你别打了”,而是“打两下就行了”。

小时候我是一个“熊孩子”,幸运的是,我挨打挨得很少。不光是因为父母均为教师,晓之以理的时候多,导之以行的时候少。更因为我会“装”,装乖巧、装柔弱,察言观色、审时度势。

但有一次被母亲打记忆至今,好像是小学五年级时候,我和两个小男孩到学校操场下面一个隐秘的防空洞探险,知道好多小孩都不敢去,我们反而英勇,尽量往深处走,突然一声尖叫,吓得我们几个应声尖叫,跌跌撞撞跑了出来,衣服上蹭了几道黑印子。回到家趁父母不在,赶紧脱下衣服摁进水盆“消灭痕迹”。

结果母亲回来仍然发现了蛛丝马迹,质问我又习惯装起小可怜,眼圈一红说:谁谁骗我去防空洞,快吓死了!还没反应过来,母亲直接跳

冰棍儿,时光的密匙

□清小禾

几年前,在我热情洋溢地跳着拉丁舞时,一个急转弯让我我不慎跌倒,结果不幸地磕断了两颗门牙。这场意外让我紧急走进了牙科诊所,做了根管治疗,这一疗程延续了超过半年时间,由此无奈地与很多美食绝缘了,包括冰棍儿。

在此之前,我对食物有着难以抑制的热爱,尤其是各式各样的零食。夏季来临时,冰激凌和西瓜成了我青昧的消暑佳品。尽管年龄已近四十,我对它们的爱好丝毫不减,从未有任何忌憚。冰棍儿,犹如时光的密匙,带我回到童年……

童年的夏天,最渴望的就是一支冰棍儿。卖冰棍儿的人用自行车驮着米白的箱子,满村地喊:“冰棍儿,又甜又凉的奶油冰棍儿。”这些年吃过很多种冰激凌,味蕾得到极大满足,但内心深处还是很怀念儿时的冰棍儿。

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一日三餐吃好就不错了,几乎没有多余的钱去买零食。那时的冰棍儿卖三五分钱,品种也只有豆沙、奶油这两种。老冰棍儿成分相当朴素,主要就是水、白糖、糖精和香精。所谓奶油冰棍儿,就是加了约等于无的一点点儿奶粉而已,颜色是淡淡的米白色。豆沙也好,奶油也好,其实都是一股白甜味。但当时农村大多数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,买冰棍儿也是件奢侈的事,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娃,觉得这老冰棍儿已经是人间至味。

爷爷知道我从小就爱吃,每次都会偷偷塞点零钱给我,那是我买零食的主要来源。一根冰棍儿在手,舍不得吃,不像现在放在冰柜里的那么冷和硬。那时拿出来的冰爽恰到好处,我伸出舌头吸溜着,一点一点舔上几口,先细细地吮吸出冰棍儿的甜,再对已经淡而无味但仍有余香的冰块儿下嘴,一小口、一小口地蚕食着随时可能逝去的幸福。即使这样,融化还是来得太快。不多时,舍不得很快吃完的冰棍儿就逐渐融化了。为了不浪费,我一边心痛一边赶紧抢在冰棍儿彻底融化前大口吃完了。吃到最后,小棍子上仅存的那细碎得不能再细碎的冰碴也都消融了,但我仍旧舍不得扔掉这代表着幸福与甜蜜的小棍子,通常都把它含在嘴巴里很久之后,再依依不舍地扔掉它。

冰棍儿不仅是一根冰爽的甜品,它还是时光的密匙,解锁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户。那些渐行渐远的味道,如同儿时的伙伴,虽然无法触及,却永远留在了心底。它们带着岁月的温度和故事的香气,在思绪的角落里悄悄融化,唤起了那段甜蜜而短暂的旧时光。



啜上一碗驴蹄子面

□梅小娟

“录绪,你咋也来这儿了!”

“嗨,你们俩口也过来了!”

驱车几十里,刚一落座。从邻座拎起长嘴壶,准备给桌上的小碗倒碗面汤,不经意抬头,竟然发现斜侧坐着几位熟识。平日行事风格内敛的老公惊讶地张着嘴,翘起了眉梢,重重地拍着对方的肩膀。

“这家店门脸不起眼,味儿却地道,就馋这一口。”

“哈哈,我们也是,寻味来咧——”大家笑声朗朗。人到中年,渐渐不喜欢城市的拥挤与喧嚣,对烟火气息浓厚的集市兴致盎然。

黄土高坡,白鹿原畔,焦岱集上。十字东南角,藏着一家门脸不大的驴蹄子面馆。逢集人多,门口支着帐篷,搁置四五六张条桌,此刻座无虚席。食客或低头呼噜呼噜吃面,或一边喝着面汤一边伸长脖子等待,还有的认真剥蒜,桌面蒜皮凌乱……

面馆装饰简单、陈旧,陈设斑驳似民国广告画。店内却食客盈门,一碗碗驴蹄子面上来,香气袅袅。一位肤色白皙的女子,系着雪白的围裙,面带笑容,左躲右闪穿梭其间,一会儿端面,一会儿拿油泼辣子,瞅准客人离开,又麻利地收拾碗筷和桌面。



依稀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夜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的情景。空旷的大院里,小小的我侧卧在母亲腿上,听着母亲给我讲星星的故事。经常还没等故事讲完,不知从哪儿悄悄飞出几只萤火虫,恰似流动的幻影。而听故事的我,早就没了耐心,心里只剩一个念头——要把这流萤握在手儿里玩个够。

随着夜色一重重暗下去,隐匿的流光便一点

点飘散开来,起起落落,明明灭灭。母亲在身后追着我:“该回屋睡觉了。”

“我就不,别管我。”我自顾自地一边追逐一边回应。

倔强执拗的我只顾着玩耍,丝毫不顾及母亲的感受,玩累了才终于回屋躺在炕上。母亲一手摇动着草扇,一手抚摸着我的头发,我便轻轻地进入了梦乡。

一眨眼很多年已过,母亲身体大不如从前。一天,母亲突然发病进了急诊,到了凌晨三点检查才结束。她脆弱地躺在病床上,像个孩子一样倔强,翕动着嘴唇跟我说:“你回去吧,别管我。”

我情绪急躁地和她对质:“我怎么能不管你呢?我就管。”

为了疏解争执的情绪,我到医院后院去透气。意想不到的,我竟然看到了儿时见过的萤火虫。那个我在流光中追逐萤火虫的画面,以及我曾经对母亲说的话,瞬间浮现在了脑海中。

我突然体会到了儿时我对母亲讲的那句“我就不,你别管我”的感受,顿时内心五味杂陈,格外

酸楚。

想到这里,我又连忙回到病房,坐在母亲身旁,握着她的手说:“妈,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吗?我在院子里抓萤火虫……”

“记得,你可高兴着呢!”说起这个,她顿时笑着看着我。

“妈,我那个时候对您说狠话,让您别管我,您却一点也不生气。今天您住院了,我知道您是心疼我,太晚了让我别管您。我刚才也深刻反思了,也终于体会到当时说狠话时您的无奈和难过。妈,对不起!”我摩挲着母亲的手腕愧疚地说。

“傻孩子!妈妈只有对孩子的爱。”脆弱无力的母亲回应着我。她的话语就像儿时萤火虫的流光那样,美好得让人心生希望与力量。

我一直盼望着在夏日再见到这特别的飞虫,许多年夏日都追寻未果。这次的再次相遇让我始料未及,欣喜万分。

母亲用她无私的爱保护了我儿时追逐萤火虫的童心,也教会了我如何充满耐心和温柔。如今,母亲已近古稀,我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好好照顾和善待她。

这个夏夜,流萤用它那美好的光束点亮唤醒了我,也提醒我保有美好回忆的同时,不要忘了活在当下。唯有当下的一切,值得珍惜和好好把握。

上新凉鞋,欢快地跟在母亲身后采桑叶。

那时候放学回家后,等待我们的不是可口的点心、饮料和干粮,也不是母亲温暖的怀抱与父亲慈爱的眼神,而是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。记忆中的夏天,我们放下书包,就提上筐子去桑林里帮母亲采桑叶。

六月的桑林里弥漫着桑葚清甜的味道,二妹一头扎进桑林,顾不得摘桑叶,只去摘那紫红

的妇女去桑树坪采桑叶。我们家典型的“一头沉”,父亲一人挣钱养活一家老小。小学时,我跟着父亲在城里读书,放学后饿得饥肠辘辘,就相约同学去桑树坪摘桑葚吃。

不久母亲也进城了,常常采摘桑叶赚钱贴补家用。母亲干活勤快,手法又快,采桑叶时舍不得歇一会儿,每次收工交桑叶时都是采得最多的。领到工钱后,母亲会一改平日节俭作风,

变得慷慨大度,马上买一斤肉改善伙食。小妹傻呵呵地说:“要过年喽!”对于半年未闻肉味的孩子们来说,能吃到肉无疑就是过节。

正是盛夏时节,姐妹们隔年买的凉鞋都破得不像样子,我们便闹着要买凉鞋。父亲很不赞成给我们买凉鞋,说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母亲总是有一点纵容和宠溺的。母亲趁下雨天到街上的百货门市给儿女每人买了一双塑料凉鞋。我是鲜艳的粉红色,二妹是碧青的嫩绿色,三妹和小妹都是娇艳欲滴的鹅黄色。那个夏天,四姐妹迫不及待穿

的桑葚,边摘边吃。等我好不容易兜了一手绢拿给小妹们分享时,二妹的嘴唇已被桑葚的汁液涂染得一片乌黑,我们对望一眼,忍不住大笑起来。那时候,幸福感来得特别容易,就仿佛沾在二妹乌黑的嘴唇上。

只可惜后来缫丝厂不太景气,茧价大跌,蚕种场蚕茧的积极性遭到极大的挫伤。又一个夏日来临,当我们像往常一样跑到桑树坪时,发现桑树坪已被砍伐得光秃秃,一株桑树也不剩了。我们怅然若失地久久呆立在空地上。

不久,这里变成了新城区,银行、学校、酒

过了讲道理环节,劈手削了我好几掌,我惊魂未定,恐惧升级,摔倒在地,顿时感觉有点头昏。可悲的是刚进家的父亲,一听到“防空洞”这个关键词,也高高抬起了巴掌,在我瞬间爆发的演技中是没落下来。最后就记得我一直说头昏,哭着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这事居然也没翻篇,父亲把我们姊妹三个叫在一起,严厉警告我们不准再去钻防空洞,违者必重重打一顿。父亲说那里面曾经有一个孩子钻进去,太深了缺氧窒息,再也没出来。虽不知真假,我也着实吓坏了。

记得有这么一句话,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,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小时候挨过的打在我们这些矿区孩子心中,基本没有留下实质性的阴影,反而在每次被打中矫正言行。越大了越明白,父母打孩子不是恨而是爱,是父母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树立家长的威严。

成年后,看到威风凛凛的父母对自己客气和小心翼翼,越发觉得不忍和亏欠。正是大部分矿区家庭的父母与子女,心里有情,嘴上无话。其实,小时候也懵懵懂懂地明白一些,其实是父母将对孩子的心疼深埋心底,却用激烈的手法表达出来。



什么面。此时恰逢农家的驴嗷嗷大叫,农夫受惊,忙上前呵斥:“驴,蹄子!”随从以为这面就叫“驴蹄子”,忙向女皇报告,武则天听后称赞:“驴蹄子面,怪不得这么筋道。”古时皇帝金口玉言,这碗面就被命名成“驴蹄子”。

其实,驴蹄子面源于陈炉,流传于乾县、礼泉、淳化一带。数千年崇尚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,其种类较多,有素臊子、肉臊子、西红柿鸡蛋、油泼、三合一等,风味不同,各有千秋,皆可称为美食一绝。

在秦地待久了,面如人,人如面。性格也合了秦人的脾气,粗犷、豪放,如一碗驴蹄子面直白、热烈、痛快。至此,一场质朴的驴蹄子面的狂欢落幕。人未走,意难尽,却又生出下次再来的念头,你,约吗?

夏日流萤

□王锋

酸楚。

想到这里,我又连忙回到病房,坐在母亲身旁,握着她的手说:“妈,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吗?我在院子里抓萤火虫……”

“记得,你可高兴着呢!”说起这个,她顿时笑着看着我。

“妈,我那个时候对您说狠话,让您别管我,您却一点也不生气。今天您住院了,我知道您是心疼我,太晚了让我别管您。我刚才也深刻反思了,也终于体会到当时说狠话时您的无奈和难过。妈,对不起!”我摩挲着母亲的手腕愧疚地说。

“傻孩子!妈妈只有对孩子的爱。”脆弱无力的母亲回应着我。她的话语就像儿时萤火虫的流光那样,美好得让人心生希望与力量。

我一直盼望着在夏日再见到这特别的飞虫,许多年夏日都追寻未果。这次的再次相遇让我始料未及,欣喜万分。

母亲用她无私的爱保护了我儿时追逐萤火虫的童心,也教会了我如何充满耐心和温柔。如今,母亲已近古稀,我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好好照顾和善待她。

这个夏夜,流萤用它那美好的光束点亮唤醒了我,也提醒我保有美好回忆的同时,不要忘了活在当下。唯有当下的一切,值得珍惜和好好把握。

上新凉鞋,欢快地跟在母亲身后采桑叶。

那时候放学回家后,等待我们的不是可口的点心、饮料和干粮,也不是母亲温暖的怀抱与父亲慈爱的眼神,而是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。记忆中的夏天,我们放下书包,就提上筐子去桑林里帮母亲采桑叶。

六月的桑林里弥漫着桑葚清甜的味道,二妹一头扎进桑林,顾不得摘桑叶,只去摘那紫红

的妇女去桑树坪采桑叶。我们家典型的“一头沉”,父亲一人挣钱养活一家老小。小学时,我跟着父亲在城里读书,放学后饿得饥肠辘辘,就相约同学去桑树坪摘桑葚吃。

不久母亲也进城了,常常采摘桑叶赚钱贴补家用。母亲干活勤快,手法又快,采桑叶时舍不得歇一会儿,每次收工交桑叶时都是采得最多的。领到工钱后,母亲会一改平日节俭作风,

变得慷慨大度,马上买一斤肉改善伙食。小妹傻呵呵地说:“要过年喽!”对于半年未闻肉味的孩子们来说,能吃到肉无疑就是过节。

正是盛夏时节,姐妹们隔年买的凉鞋都破得不像样子,我们便闹着要买凉鞋。父亲很不赞成给我们买凉鞋,说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母亲总是有一点纵容和宠溺的。母亲趁下雨天到街上的百货门市给儿女每人买了一双塑料凉鞋。我是鲜艳的粉红色,二妹是碧青的嫩绿色,三妹和小妹都是娇艳欲滴的鹅黄色。那个夏天,四姐妹迫不及待穿

人间百态

隧道内的喇叭声

□吴娜

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单位离家较远,它在山的那头,我在山的这头。

每天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出门,一路上有田野、树木、河流、清风、鸟鸣……风景很美。按理说这样“养眼”的沿途,即使没有“一见钟情”,也该日久生出了好心情才对,可我每天从一出门时就在纠结到底该选哪条路过山——一条是环山公路,围绕整个山腰延伸数公里;另一条是仅八百米长的隧道,穿过整个山腰。

从方便、快捷上来看,隧道过山肯定是优先选择。

记得第一天上班,我就是哼着歌、骑着自行车驶入山洞隧道的。里面供骑车的路很窄,只能容下一股车流,我以为这样的窄路,大家都会按着进洞顺序自觉紧跟其后就好。可我还进洞没多久,就听见后面有人远远鸣起了电瓶车的喇叭,我想他是催促我骑快点儿,不由得加大了马力蹬车。可是,他还是很轻松地就追了上来,一边按着喇叭鸣个不停,一边眼看就要撞到了我的身上。

我一惊,本能地将车子往右移了移,就在这时,他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擦着我的左臂冲了过去,同时传入我耳膜的还有他那闪过时极具愤怒的抱怨声:“骑自行车,还不知道让一下。”

我从车子上掉了下来,右臂撞到了山洞墙壁上。紧接着一辆辆电瓶车从我身边一闪而过,我紧紧贴着靠着墙壁,不敢动一下。他们就像是一辆长长的、没有尽头的列车,我只能听到他们呼啸而过的风声……

此后,我就有了过山洞的阴影,每天宁愿早起半小时,就绕着山腰骑车,也不愿走隧道。

夏日雷雨说来就来,一日下班回去的路上突遇电闪雷鸣,无奈我只好放弃了环山路,心惊胆战地骑进了隧道。许是外面下大雨的缘故,大家都不急着赶路,慢悠悠地骑着车,一辆辆自行车随意地夹杂在电动车队中,井然有序地汇成了一股车流。那一次,我没有听到鸣笛声,也没有听到任何抱怨的话语。

工作一年后,我终于买了一辆电瓶车。可是穿过隧道的经历仍然不大美好,只要后面的人想超车,一鸣笛我就心慌,拼命往右边洞壁上靠,有人从我身边超过时,我还会慌忙地停下来,看着一辆辆车从我眼前呼啸而过。后来,我总结了经验,在车子离隧道还有一公里时就故意慢下来。从后视镜观察身后的队长,让后面的人一个个超过去,待这一拨人全进了隧道,我再跟在他们身后驶进。加大马力,一路和前车保持相同速度,一起呼啸着穿过隧道,我终于成了他们其中的一员。

一日,我因单位活多错过了晚高峰。驶入隧道时,前方只有一辆小姑娘骑自行车,我放慢速度,可还是很快追上了她,她明显有些慌乱。那一刻,我好像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。

“我不超车,你骑在路中间就好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

小姑娘慢慢回到了路中央,她拼命地蹬着车,我的车速放慢了,有风从洞外吹进来,头顶上是流淌的星空幕顶,星光闪闪、暮云流动,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欣赏隧道里的风景。彼时的心情是轻松而舒畅的。

后面有车陆续追了上来,因为我一直压在路中央,他们也超不过去,整个车队被迫慢了下来。我们像是一条长龙蜿蜒延,护送着前面的小姑娘。说来奇怪,仅仅只是比平时慢了五分钟,便出了隧道。

“大姐姐,谢谢你啊!”小姑娘突然回头大声说了一句:“其实每次过隧道,我都特别害怕别人在我身后鸣笛。”

“没什么啦,隧道的风景不错。”我骑着电瓶车,哼上了歌,穿过田野,渡过小桥,一路上有花草、树木、清风、鸟鸣……



店,家属楼一栋一栋连成片,城镇化气象随处可见。然而,我们再也吃不到甘甜如蜜的桑葚了。那紫红参差的、肥胖如紫色卧蚕的桑葚,只能藏在我们梦中的桑树枝头。所幸还有记忆留存那一片桑林,只要一念起,家乡那片绝美的风景便在意念中反复重现,吟读桑葚铺成满地诗,让我的味蕾上增添几分生活的诗意。

你能想象一个如花的故事,比诗还瑰丽……

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只有你如初

济慈的这首诗是歌颂一只古猫的。我今天读来,它仿佛是我写给深藏于我记忆深处的桑树坪——那些密密匝匝掩在碧绿丛中紫红参差的桑葚,一如鲜艳的花儿,瑰丽了我少女的梦。